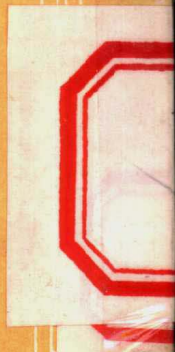


論漢字的簡化

于在春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論漢字的簡化

于在春 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論漢字的簡化

著 者 于 在 春
印 刷 協 興 印 刷 廠
出 版 北 新 書 局

上海復興中路541號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版 定價三千三百元

總發行 通聯書店

上海九江路295號

印數 6001——11000 冊

前言

這本小冊子脫稿之後，我讀到吳老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上的講話」。吳老給大家傳達了毛澤東主席對於文字改革問題的指示，說：

「他主張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引見「中國語文」創刊號）

大家都不會忘記毛主席在偉大的「新民主主義論」裏早就提出了的英明的原則：「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經過吳老的傳達，我們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更具體的指示。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建設工作各方面都已經先後有了史無前例的輝煌的勝利，在文字改革方面，不需多久，一定也將有同樣的勝利。

先談必要性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文化教育科的「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裏說，學員們把對字音、字義、字形全面綜合複習並進一步提高的過程叫做「改造俘虜，爲人民服務」，這句話生動地說明了我們的戰士們和部隊幹部們是怎樣嚴肅地對待識字這工作的。作爲一個比喻來理解，這句話尤其意味豐富。

魯迅說：「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爲特權者所收攬」（引見「門外文談」），這是事實。如今，那些特權者已經被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打垮了，給特權者收攬過的漢字，在戰役之後必然回到人民這邊馴順地成爲俘虜。可是，俘虜的馴順并不等于俘虜的不需要改造。舊中國的特權者，特別是封建主義的剝削寄生階級，把持文字的時期實在太長久了，因而給與了文字一定的壞影響。這點道理也是魯迅說得透闢：「因爲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牠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祕性。……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

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祕性的。……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門外文談」）他們把持的方法，就是給漢字加上『故意特製的難』，『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他們這樣做的主觀條件是，寄生階級的飽食終日、不從事勞動，正要借玩弄字形來發洩那無聊的興趣。我們的文字又正是「衍形」的，很講究筆劃，很講究部位，這就更給他們添湊了客觀上的條件。「康熙字典」一共收了四萬七千零二十一個字，粗略估計起來，各種異體（包括「本字」「古文」「籀文」「同字」「或體」「通假字」「省文」「俗字」「訛字」）當佔到全數的四分之一●，單憑文字本身衍形這一種因素，絕不會惡性膨脹到如此地步。就是這種壞影響跟其他緣因一道幫助他們遂行了把持獨佔，它使漢字遠遠地脫離了勞動人民，變成他們舞文弄墨迫害人民的工具。如今，沾染了壞影響的文字雖給勝利的人民俘虜過來了，假使不首先進行必要的改造，它怎麼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呢？

原來廣大勞動人民對文字的要求，只是成為一種生產活動和社會鬥爭中的便利的工具，明確而且簡單。所以在當前發展階段進行改造，首先就是按人民要求的標準，清除那些故意特製的難：簡化漢字。

儘管特權者曾經把持獨佔了漢字，人民却從來就不曾放棄過對他們的堅強抗爭。各種異體當中的「俗字」正是這種抗爭的一種可尋的跡象。「俗字」按人民大眾的需要把漢字改革得便于使用、便于學習一些，這樣雖也更增加了文字龐雜的嚴重程度，但在文字發展過程中，這確是健康的、有積極作用的進步運動。再說，那麼許許多多的異體，終于大部份受到時間的淘汰，這也正是這種抗爭的另一跡象。兩種跡象一齊顯示了抗爭的方向只有一個，那便是簡化：精簡了字形（這是「俗字」的主要特徵。其中包括三方面：筆劃的減少，聲符和意符的明確化，字音或字義類通各字字形的系統化。）；淘汰掉煩雜而紛紜的異體。

總結起這歷史的經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過去進行的分明是兩條戰線上的抗爭。一條是从形體上避難求易、刪繁就簡；另一條是从數量上執簡馭繁。這兩條戰線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運動的兩方面，偏廢了一方面就使運動成為跛腿的，不但收效不大，甚至將根本行不通。過去因為簡體字（這其實主要只是一筆劃的減少）這一方面的工作。）的討論和推行曾經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大家對「形體上簡化」這條戰線知道得較多，可是對於另一條「數量上簡化」的戰線，就留心的較少。我們不要以為「俗字」的孳生是和簡化的總方

向相反的，其實人民絕不要求「俗字」和「本字」及其異體并行共處，我們要用「俗字」來替代煩雜的本字和紛紜的異體，把一切異體統一合併在新興的俗字上。

雖然過去這兩條戰線上的抗爭都是有成果的，可是，給特權者把持獨佔了那麼長久的漢字沾染的壞影響實在太深了，還完全没有能够清除得乾淨。我們還得繼續加把勁。關於「簡筆字」選定工作，中央教育部和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早已進行調查研究；這裏打算主要討論數量上簡化問題。自然，對於形體上簡化問題也必須附帶論及。我認為在當前階段還不能進行變動過大的漢字改革，而且認為要就方塊字本身進行徹底的改革總是徒勞少功的●，所以只想就現有條件範圍裏提供一些可以立即實行的具體意見。

先讓我們檢視一下漢字形體上紛歧的實況吧。下面是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這段期間裏從北京人民日報、上海解放日報、大公報、文匯報四家報紙上摘出的一些字例，主要是各報正文用的鉛字，非正文用字則分別附加說明。各報近年來都注意了字形的改進，例如「麻痺」的「痺」本來「痺」「痺」并用，甚且用「痺」的多，現在已經校正過來，這裏舉的字例或許也有現在已經改進了而我沒有注意到的。

「舉」人民；「舉」人民、解放、大公；「舉」大公、文匯；「舉」文匯大號字。（人民

日報「舉」「舉」并用；大公報「舉」「舉」并用；文匯報「舉」「舉」并用；就四種報紙來說，是四體并用。下文不逐條綜合來說，合看自然明白。）

「醖」人民、大公；「焰」人民；「燄」文匯；「醖」文匯；「焰」人民、解放。

「烟」人民、大公、文匯；「煙」人民、大公；「菸」人民、大公、文匯新換鉛字。

「幫」人民、解放、大公、文匯；「幫」人民；「幫」文匯新字。

「刼」文匯；「刼」解放；「刼」人民、大公、文匯新字。

「攜」文匯；「攜」大公；「携」人民、解放。

「胸」人民、大公、文匯新字；「胸」文匯；「胸」文匯。

「疊」大公；「疊」大公；「疊」人民。

「軟」人民、大公、文匯；「輓」人民、大公、文匯。

「壽」大公正楷；「壽」人民、解放、大公、文匯。

「踪」人民；「蹤」大公、文匯。

「款」人民大號、大公、文匯；「欸」人民。

「衛」人民、文匯；「衛」人民大號、大公。

「够」人民、大公；「夠」大公正楷、文匯。

「線」人民、文匯；「綫」人民、解放、大公、文匯。

「館」大公；「館」大公、文匯。

「胆」人民、大公、文匯；「膽」人民、大公。

「誤」人民；「悞」人民。

「岬」人民；「霽」人民。

「賬」文匯；「帳」文匯。

「鄰」人民、大公、文匯；「隣」人民、大公、文匯。

「場」人民、大公、文匯；「場」人民正楷、解放。

「寧」人民、解放、文匯；「甯」解放、大公。

「恥」人民、大公、文匯；「耻」人民。

「驗」人民、大公、文匯；「驗」解放。

「腦」人民、解放、大公、文匯新字；「腦」文匯。

「普」大公、文匯大號、文匯新字；「普」文匯。

「搏」人民、大公；「撐」大公。

「棄」人民、大公；「棄」文匯。

「確」人民、解放、大公；「確」文匯。

「決」解放、大公；「決」人民、文匯。

「減」人民、文匯；「減」人民、解放。

「盜」人民、解放、大公、文匯；「盜」文匯大號。

「湊」大公；「湊」文匯。

「涉」人民、解放；「涉」人民。

「灰」人民、大公；「灰」文匯。

「恆」文匯；「恆」人民。

「負」人民；「負」文匯。

「戲」人民；「戲」人民。

「疊」人民、解放、大公；「累」大公。

「斂」大公；「斂」人民、大公。

「陝」人民、解放；「陝」解放、大公、文匯。

「蟲」人民、大公、文匯；「虫」人民、大公、文匯。

「閒」人民；「閑」人民。

這些自然還只是個人乘便留意到的，和全面的掌握相差遠得很。再說，也還只是尋常鉛字裏有的異體（包括錯字）或別字，倘把一些臨時旋刻的錯字，例如「櫟」（人民）「準」「漱」（解放）、「臺」「棘」（大公）、「涉」「詠」（文匯）之類加進去，那就更加紛繁了。

這種情況，在从前原不成問題（不是不生問題，是不把問題當問題），因為那時我們對待文字就是用的不負責不關心的態度，誰去注意這一點一劃的細節！現在，我們重視了祖國的文字，要學習得正確，也要使用得正確。衍形文字的一點一劃的多少、種類不同或部位不同就可以區別出不同的兩個字，而另一方面，一個字竟會有好多種寫法，有些甚至相差得很遠。所以如果粗枝大葉對待文字倒也罷了，現在却要求書刊上不錯一個字，這麼一注意就立刻發生了問題：這兩個到底是一個字還是不同的兩個字呢？何況有時紛歧的異體還會多到四五種以上，更叫人眼花撩亂、不知怎麼辦好。這樣的困難，每一個用負責態

度學習和使用漢字的人，特別是語文教師、書刊的排字、校對、編輯人員，都一定體會得到的。

這種困難不克服，對學習者來說，一定給他們增加困惑，因而打擊了渴望學好文字的信心。我們可以設想，當一個熱情的幹部初步地說服了一個頗預偏強的俘虜的當兒，就是這個俘虜又化裝了出現，依舊是那副頗預偏強模樣，等他滿頭大汗地重新進行說服，這才發現原來還是原先那一個，我們熱情的幹部自然是有耐心的，可是他感想如何呢？從『改造俘虜，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我們該體會到他們學習文字時頑強精進的心情，那末，還能够不幫他們減少一些困難嗎？再說，現在的語文教學即使在學校也完全不是十載寒窗式的了，工農速成中學就要求縮短學習歷程，一般工農兵的文化學習更是在不脫離生產和鍛鍊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如果還聽憑文字沾染了壞影響來妨害學習、減低效果，難道是可以容許的嗎？

對使用者來說，這種困難不克服，工作上就添出許許多多的麻煩，錯別字就不但無法減少、並將不可避免地增加、像上文提到的臨時旋刻的情況，并非由于忽視字形，實在由于十分重視字形，其他姑不論，「涉」字「準」字「棘」字，各報的鉛字字盤裏總不會沒

有。這固然也是工作人員具備文字知識與否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在從數量上簡化漢字這一工作方面有了成就，工作人員對於鉛字字盤就有可能全面了解，進而全面掌握，首先不致發生盲目旋刻的自擾行動了。至于因而減縮了揀字時的活動範圍，那末對於排字的先進工作者們的生產速率和效率都會有一定的提高。

還有一層。過去漢字給剝削寄生階級把持獨佔住，是完全脫離生產的，有很多為生產服務的字彙被士大夫們拋擲在字典的角落裏，例如「保牆」的「牆」、「木夯」的「夯」、「水泵」的「泵」、「薤草」的「薤」……現在都又重新起用了。還有一些工業字彙，例如「皮鞭花」的「鞭」、「鉚釘」的「鉚」，以及化學元素名稱等等，或者起用舊字，或者創造新字，這類的數目更多。當不久的將來識字運動全面展開并且全面收效之後，廣大工農羣眾的文化水平空前提高，他們的文化生活空前豐富起來，文字就必須而且一定更大規模地為生產服務，更密切地與生產結合，這些新舊漢字，不但將日見重用，而且將日見增加。我們的字彙既將在健康發展之下大有擴充，如果不把那異體汎濫的缺點矯正過來，我們在文字學習上不可避免地將化費更多的精力和時間，而一部分却完全陷于浪費。在文字使用上也將有同樣的浪費；从印刷工業方面說，就是工人的精力浪費、時間浪費，鉛字

字架的地位浪費，鉛料浪費，生產速率受損失，生產品的量和質受損失。爲了增產節約的長遠打算，我們也必須採取措施來從數量上簡化漢字。

也許有人認爲這兩條戰線并不同樣重要，十筆簡化成五筆確實便利了一倍，數量上的簡化却關係不大，因爲紛紜的異體好像并没給自己添過什麼麻煩。倘使這理由是事實，那末，請先考慮你對待文字的認真的程度，然後計算你在學習文字上化過的工夫。今天，我們既然還沿用漢字作爲紀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改革的當前的主要課題就應該是：如何才能最經濟最有效地將把文字還給廣大勞動人民的工作做好，換句話說，如何才能使得漢字符合于廣大勞動人民的要求，讓羣衆，首先是忙于生產建設、國防建設的工人、農民和武裝起來了的工農比較容易接受而且接受得比較愉快。在這一點上，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強用自己由錯覺產生的偏見來抹殺事實，他必須有羣衆觀點。勞動人民要求的文字是「一是一、二是二」的，是明確而且簡單的。勞動人民要求于文字的是學起來方便、不麻煩，用起來乾淨利落、錯誤的可能性小。漢字形體上不必要的紛歧，直接違反了這種正確而廣泛的要求，因而對於識字這一普及運動也就直接有妨礙。

去年秋天，上海「文化學習」社提出了一種「常用字表」，目的是挑選出來給作者寫

稿時參考，要他們注意到工農兵讀者的識字不多，努力照顧這一點。最近中央教育部公布了「常用字表」，目的也在增加文化學習的效率，減少閱讀上的困難。這種工作確是掃除文盲運動中必要的措施，符合廣大羣衆的要求，一定能發生有益的作用。可是，因爲目前報紙書刊上由于鉛字字體裏還存留著大批紛歧的異體也存留了大批紛歧的異體，這種作用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表中只有一個「舉」字，而書報上却有四種紛歧的異體，只有一個「幫」字、一個「寧」字，而書報上却各有三個，表中只有一個「牀」字、一個「場」字、一個「恥」字，而書報上却各有兩個，如此之類，不在少數。我們如果不把紛歧的異體調整統一在一種標準形體上，那末，類似選定常用字的一些有益的工作，都將是難以收得豫期的效果的。

再看可能性

從數量上簡化漢字，就是把漢字形體上不必要的紛歧調整統一在一種經濟適當選定的標準形體上。這是對漢字可以做而且當前就必須做的改革工作的一種。經濟適當選定的標準形

體，一定能够幫助我們識一个字就得一个字的力，再不走那識了幾個字還只認識得一个字的彎路。因為字形上沒有了不必要的紛歧，在學習和使用方面也就不致再鬧出許多要不得的糾紛，像誤認、寫錯、寫別、教學工作中的遭受煩難、以及排字校對工作中的亂摸、盲目旋刻等等。

這種對漢字的改革工作首先要做的，自然是把標準形體從紛紜的異體當中適當地挑選出來。等到挑選出來了，就好由中央領導方面正式公布，號召全國一體採用，同時，推動鑄字、新聞、出版、印刷各工業部門照標準形體把鉛字字盤加以變動不大的調整。鉛字字盤是一切書籍報刊文件的星宿海，只要從字盤裏把那些不必要的紛歧和要不得的錯誤統一起來，糾正過來，新出版的書報文件上就不會再有那些要不得的糾紛了。由於新出版物的數量龐大、作用宏大，這一漢字簡化的工作，一定不需要多久就得以貫徹，收到很大的效果。從鉛字入手來簡化漢字，的確是事半功倍的好辦法。

中文鉛字字盤，印刷業各家實際應用的雖各有不同，普通總是分爲繁用二十四盤和罕用六十四盤，全副共計八十八盤。鄭州新華書店印刷廠把二十四盤改成十八盤，上海華豐鑄字所的新式字盤把八十八盤改成五十五盤，如果精簡得宜，是大有益處的。其實有些廠